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敘述文本分析與生命陶成之探究 - 教育學傳記研究之詮釋 取向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5-2413-H-004-021-

執行期間：95年08月01日至97年03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倪鳴香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謝明倫

處理方式：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8年06月23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

敘述文本分析與生命陶養之探究
— 教育學傳記研究之詮釋取向

(A Hermeneutic Approach of Pedagogical Biography
on Narrative Text Analysis and “Bildung” Process)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5-2413-H-004-021

執行期間：95年08月01日至97年04月30日

計畫主持人：倪鳴香

計畫研究助理：謝明倫、黃心怡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中華民國 97 年 12 月 31 日

敘述文本分析與生命陶養之探究

— 教育學傳記研究之詮釋取向

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德國教育學傳記研究取向進行自民國 91 年以來修研「教育學傳記研究」課之研究生的傳記研究學習史探究。資料採集以「敘述訪談」為主，焦點團體訪談為輔，語料逐字轉錄後參照德國傳記研究學者 F. Schuetze 理論建構方案與 R. kokemohr 參照推論分析進行參與教育學傳記研究生之學習陶養歷程的分析。在促使「敘述訪談」普遍化的考量下，隨研究之進行亦將建構其話語「轉錄」之基本使用草案。

關鍵字：教育學傳記研究 敘述訪談 陶養 學習

英文摘要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German pedagogical biography study approach to survey the graduate students' learning history of biographical study in "Study on Biography Research in Education" course since the year 2002. The method of data collection is the narrative interview, and focus groups interview as subordinate. After transcribing the sound into the texts, we analyze the Bildung process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learning biography according to both of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on analysis and inferential analysis. To enhance the universalization of adopting "narrative interview", we also intend to develop a basic transcription guidance adhering to the ongoing research.

Keywords: pedagogical biography study, narrative interview, Bildung, learning

2001 年在看見台灣教育學內生命史與心理學內心理傳記萌發的鼓舞下，我開始嘗試在教育學門開設「生命口述傳記專題研究」

與「教育學傳記研究」¹之課程。如果將「教育學傳記研究」的開設視之為一位教育專業培育者教育行動的新啟點，那這一門課的意義將不只是在現存教育學研究所課程表中被列名。對我而言，在教育學傳記研究關注「生命陶養（成）歷程」（Bildungsprozess des Lebens）與「主體性敘述體驗」

(subjective-narrative Erzählung) 兩大命題下，該課程規劃隱含要喚起「成為教育者」對生命存有意義與價值之實踐知能的潛在目的。基本上，教育學傳記研究作為一種研究取向，對其探究與討論，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之研究取向並無不同之處，皆可用下述幾個問題來說明：這個研究取向如何顯現其獨特之處？它在解析與洞察教育問題上如何完成自身的完備性？它的理論立足點何在？對於採取教育學傳記研究取向的教育研究者而言，它的獨特地位在於其能回歸人自身於生命流程中所承載的教育內涵，不論是來自社會文化，或自我意識的形塑。誠如德國教育傳記學學者 T. Schutze (1993: 13) 所言，「教育學從其研究對象而論，本就具傳記性，而教育的本質即與個體生命生成相關連」。這揭示出欲理解教育本質性的內涵，可從個體生命生成轉變歷程中發現，而發現的契機將蘊含在傳記文本之學習中。在思量「教育學傳記研究」課程開展的能動性中，埋下了我探究「成為教育者」在傳記研究學習歷程中「自我陶養（成）」圖像的興趣；換句話說，本研究即試圖透過其自身所引用之工具「敘述訪談法」來理解進入該課堂的學生們，特別是選擇以此研究取向最為其碩、博士論文研究方法者，探究他們在該研究取向影響下，如何經歷對生命世界之「體驗」、「意識覺知」、甚至形成可能的「視域轉化」。

若從傳記的觀點來看教育學中核心「學習」的概念，學習將不再僅侷限於社會機構

¹ 該命名譯自德文 Erziehungswissenschaftliche Biographieforschung，並於 2002 年做為教育學門研究所課程名稱。

內，如「教室」或「學校」。從傳記的觀點，學習將可回到生命自身內在的演化。傳記研究歷程能給予教育研究者自我反身的關照，即精神科學教育學派啟蒙導師狄爾泰（W. Dilthey, 1833-1911）所強調「從生命本身理解生命」的論點。在從事傳記研究的自身實際體驗中，授課之重心安置在教育研究者過往學習經驗與傳記文本的邂逅，在認識人自身的學習處境下，得以建構或解構教育實踐之專業知識，並嘗試在對人內在意義世界認識中發展出教育行動論述。這樣的學習意義對成為教育工作者而言，往往帶來可超越將「傳記」作為教育學研究工具的陷阱，體驗教育學傳記研究之反身性，探究的內涵並非全然指向「他者」，其同時也指向「自己」。這一可能性如何在傳記研究學習者之意義世界內發生轉化，即入課堂的學生們如何由向書本學習轉向向人自身學習的歷程，成為本研究的核心關注。

總言之，透過傳記的學習，教育研究者得以與生命敘述文本中的社會真實產生對話。在敘述文本與教育研究者交會中，「我」的知覺會與過往經驗世界連結，並與文本產生辯證，進而逐漸意識並建構起自我與世界的關係，並反身促發自我的認識。在所累積之教學體驗中，我察覺此一歷程似乎是傳記研究學習歷程特有的現象，學習者經由自我揭露、進而自我確認，幸運的話，可見流露出追求自我實踐之意志。課堂中安排的「敘述」練習，開顯了「敘說」當下整合生命個體過往經驗，並向著未來投射自身期盼的本質。「生命經驗的敘述」給出學習者得以連結「我自身」的學習條件，在自我認識中縫合內外或是過往與現在間的斷裂。這的確是一複雜的過程，若將學習傳記視之為認識教育專業本質內涵的途徑，假設教育研究者的專業性可在傳記學習的反求諸己中獲得陶養的話。那，藉由本研究的規劃，我們具體要追問的是：這股內發力量如何與敘述文本交織中生成？而學習傳記研究的歷程如何影響「成為教育者」的教育圖像？而理解此一根本性的認識，它並非得自安排設計的必然結果，而恰恰植基於現實生活世界行動者本身，如此，傳記詮釋分析取向也將帶來開啟與深耕本土教育學理論的可能性。

尋此脈絡，接著分別在「教育學中傳記研究的歷史演進考察」與「敘述文本中之人類圖像」兩段落中說明究竟教育學與傳記分析兩者的關係為何？以作為進行本研究之理論視框，又傳記文本學習與生命陶養對於教育學理論奠基之論述基礎何在？

二、教育學中傳記研究的歷史演進考察

傳記因其所具有的特殊性格，而成為窺探並理解社會變遷中個體或社會存有內涵的一個通道。一般皆認為傳記研究方法是約在十八世紀末被引進教育學的領域，七十年代再度興起。根據德國教育學家 W. Marotzki 的看法，其演化之基礎乃植基於兩個學術領域：人文科學與社會學質性研究的典範（Marotzki, 1995: 70-71），其中前者可溯源自二十年代德國哲學思想家狄爾泰之生命哲學。他的學生 G. Misch 在 1900 所出版的四冊著作「傳記史 Geschichte der Autobiographie」則帶來擴散性的影響（Krueger, 1999: 15）。讓狄爾泰生命歷史解釋思想，即將生命傳記意義做為研究人的教育、心理及發展的觀點，逐滲入教育心理學、教育學及發展心理學。

對狄爾泰而言，人類精神生活是無法以自然法則來理解，它需由其歷史的存在來闡述。強調精神科學方法之基模是要以理解人的行動意義來建構，而不是實驗考驗及數學格式規律的說明。人文科學的目的在於理解生命現象，特別是生命現象的複雜表達（Krueger, 1999: 23-24; 楊慧林, 2002: 56）。他認為「自傳是一種最深刻富啟發的形式，它帶給我們生命的理解」（Dilthey, GW VII: 199）。他的重要傳記之作「施來爾馬赫的生活 Leben Schleiermachers」以一種新的歷史-社會思想史寫作模式，嚐試透過名人傳記的描繪，勾勒出十七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德國精神生活的面貌景觀，它可以說是一種整體與部分循環關係的體現。在狄爾泰生命歷史解釋觀中，「每個生命皆有其自身的覺知。它置身於意義中在可記憶的現在擁有那內在價值，同時在傳記連結下與整體的覺知產生關係。這些個別存在的覺知是相當獨一無二，無法消融。它顯現其特性，如萊布尼茲的原子，這就是歷史性的宇宙」（Dilthey, GW VII:

199)。「經歷與自我傳記」是建立人文科學中歷史世界的核心，而他為建構人文科學所提出之「歷史理性詮釋學」方法論，包括生命的「體驗」(Erlebnis)、「表達」(Ausdruck)、「解釋」(Auslegung)、理解 (Versfehen) 等重要的概念，亦成為傳記研究的基本要素。與此觀點一脈相承的教育哲學家，如 Comenius、Rousseau、Kant、Pestalozzi、Humboldt、Schleiermacher 等人的論述中，皆對教育學提出「傳記、社會、歷史、教養」整合的指引 (Schulze, 1993: 13)。這段教育學與詮釋學結合之歷史傳統的偶然，可以說是醞育了德國教育學傳記研究的發展之必然。

而社會學中傳記研究的歷史，則可追溯到 1958 年 Thomas & Znaniecki 發表的集體生命史巨作「在歐洲與美國的波蘭農夫」(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他們從移民者的生命故事出發，探討跨文化適應的困境，在此最早的傳記研究文獻中即提出了互動觀，即理解世界是經由意義的建構，是在當事人行動中產生 (Lamnek, 1995: 330)。二戰期間，傳記研究幾乎被人遺忘，二戰後美國社會劇變，社會科學研究積極關注造成人們生命衝擊議題的研究，生命變遷研究取向也產生驚人的進展，關於生命歷程研究也跨越社會科學的光譜，從歷史學、人口統計學進入心理學 (Giele & Elder, Jr., 1998: 5/12)。

循其歷史演進，德國教育學中的傳記研究發展亦從社會學門中獲益，社會學質性研究法的興起，回歸詮釋現象學的學術傳統，Bielefelde 社會學互動論典範的發展，皆是七十年代傳記研究取向再度在教育學內被論述的助力。如教育史開始探究大教育學家的思想與生命事件，而對學生教育困境研究中則演化出個案史的研究，同時心理分析及敘述文本的探討也有所開展，傳記研究最終亦在教育學中佔有一席之地 (Ecarius, 1998: 131)。這些進行研究使用之檔案形式皆不外乎自傳、訪談錄與敘說 (Baacke, 1993: 43-44)，其中「傳記作為主體學習經驗探究」，與「理解生命陶養歷程」始終是教育學傳記研究研究的核心概念。如 Marotzki 即主張在快速發展的現代 (或後現代) 生態環境條件下，傳記研究實為探究錯綜複雜生命秩序生

成的途徑。他說：「在一個意義與生活風格多元的社會裡，教育學的生命傳記研究可以提供不同個體意義世界 (Sinnwelten)、生命和解決問題風格、學習及意向模式的瞭解，並且在這樣的意義下進行現代生命型態學研究 (Merphologie)」(Marotzki, 1999: 111)。

從理解教育學傳記研究歷史發展脈絡延展，傳記因其特有之生命反身性而作為教育人類學研究的取向，回歸到教育場域，我則關心教育專業自主性萌發如何可能，及其如何產生？當我們以各種實驗及數學規律說明的研究方法研究不同的教育現象，試圖釐清、解釋並發現可行的解決方案時，我們似乎忽略了，教育研究者在進行豐富教育學專業內涵的同時，也需證成其自身的合法性。在超越「傳記」、「敘說」作為研究工具的工具性理性思維之論述，德國教育學自十九世紀中 (約 1850 年)，狄爾泰構思的一般人文科學學術屬性，及其生命哲學方法論自身及其所啟發之精神科學教育學派理論，將可為當前教育學傳記研究發展帶來啟蒙。傳記研究將可超越「輔助工具」的侷限，讓「傳記研究」自身顯現的「生命現象」成為教育學研究的對象。本研究的構念形成，乃受此精神科學教育學派理論的啟蒙，將「學習傳記」或「向歷史學習」放置在成為教育者專業生命陶養歷程的視域中進行理解。

三、敘述文本中之人類圖像

傳記研究作為生命學習的對象，其學習素材可統稱為「文本」，文本的形式有許多，本研究所言之文本，特指口述傳記經轉錄為逐字稿後之「敘述文本」。為什麼選擇口說語言作為學習之文本材料？這也就回到了語言與人之關係的探討上。

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我們可說無時不刻不說著故事，不僅說他人的故事，更多時候是說著自己的故事。說故事給他者聽，也說給自己聽。這聽與說之間憑藉著便是語言，縱使自我內在之思也需要靠語言來完成，也就是說語言總是聯繫著思維，語言對人的作用實超出僅為溝通彼此的工具性表徵，它可視為內在精神透過聲音的爆發而向外要求的被理解。

為了達到人的研究的終極目標而對古典文化和語言進行探究的 W. von Humboldt (1767-1835) 在探索多民族與其語言的關係後發現：「語言具有一種能為我們察覺到，但本質上難以索解的獨立性，就此看來，語言不是活動的產物，而是精神不由自主的流射 (eine unwillkürliche Emanation des Geistes)，不是各個民族的產品，而是各民族由於其內在命運而獲得的一份餽贈」(姚小平譯，2004：21)。這是說個體之於語言的關係在於「語言介於人和世界之間」，人必須通過由各個民族精神所累積生成的語言去認識世界，但同時人又憑藉著語言記錄下對於世界的看法，並也以語言組織起維持社會秩序的律則，而逐漸形成一種獨立自主的運作力量。這股力量來自精神也反轉作用於精神，可以說語言表現個人的內在思維意志，個人因屬於一個民族並承繼其民族文化社會的內容，於是各個民族獨特的文化內涵亦透過語言作用於個人。具體而言，「語言不僅只伴隨著精神的發展，而是完全占取了精神的位置」(姚小平譯，2004：21)。個體在語言之中創造表現其獨特性格與思維歷程，亦反應所屬之社會文化框架中之民族精神。

沒有語言便沒有世界，但語言不僅只是去命名已經存在那兒之物，它亦決定什麼是可命名的，什麼是發生的。人、語言及他者，或者世界，透過敘述的行動連結起來。基於它具有如此潛藏經驗知識的能量及將社會結構烙印的特色，因此敘述被視為「表述日常真實性」的理想途徑。人們對於世界經驗的意義知覺，將會在敘述中被整理展現出來，敘述者所對應之生存世界的意義也會在相互堆疊中確認，並展現出敘述主體的自我圖像與世界圖像的面貌 (倪鳴香，2004：28)。

口述傳記的研究首先面對的是「敘述文本」，那麼需要釐清的是，文本已經不單只做為物質學習材料之呈現，在 Hombolt 的語言觀下，瞭解文本在意義世界的屬性是需要的，那我們如何去定位一份文本？這個根本的問題即關乎研究者分析時所採取的視角與分析的方向。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德國社會學家 F.

Schuetze 在 70 年代所發展之敘述訪談 (Narratives Interview) 來採集學生學習史資料，「敘述訪談」也是「教育學傳記研究」課程主要探究生命敘述研究之學習工具，在質性研究中列為生命傳記研究領域典型的資料採集法，也被公認為最有效、最重要的方法 (Schuetze, 1987: 26; 倪鳴香，2004: 25)。

關於「敘述訪談」，其有別於過去標準化的訪談，傳統訪談者「詢問者」角色被轉為「傾聽者」的角色 (Hermanns, 1984: 421)，訪談主題以報導人個人的生活經歷敘述為主。做為社會科學資料採集的方法，F. Schuetze 將敘述訪談定義如下：

「敘述訪談是一種社會科學採集資料的方法，它讓報導人在研究命題範疇內，將個人的事件發展及相關的經歷濃縮、細節化的即興敘述。」(Schuetze, 1987: 49)

訪談歷程主要分三段來進行：(一) 主敘述 (Haupterzählung)：訪談者以事先規劃好的「啟始語」促進敘述者對自我生命傳記取向的敘述。訪談內容讓報導人自己撿選鋪排其生命史的主軸敘述，中途不干擾、不打斷，讓敘述得以持續進行，直到敘述結尾出現例如：「就這些，完了…」才開始進行第二部分的回問。本研究的啟始語「請你回憶學習傳記研究的全部歷程，你是怎麼開始有這樣的想法，一直到現在整個學習歷程中之種種經歷、遭遇與體驗。」(二) 回問 (Nachfrage)：透過對主敘述的傾聽，回問中訪談者僅針對話語斷裂、沒提到、看起來不重要跳過去、不清楚不能明白有矛盾或抽象模糊的地方提問，讓報導人的敘述潛力繼續擴充主敘述的資訊。(三) 平衡整理階段 (Bilanzierungsphase)，進入這個階段，主要著重在促進報導人對自我生命經驗敘述內涵進行評論。訪談者需協助報導人開展其理論化的潛能，使之成為自身生命故事評論的專家與理論家。

所有訪談過程全程錄音，訪談最後會建構出一份文本，呈現原材及基礎資料。由於本研究將進行語料微觀語意及語構之分析，被錄下來的敘述話語，將依特定之轉錄系統代號，「逐字逐句」謄寫出可閱讀的文本。換

句話說，語言順序、語言指示器（如然後、那）等皆需被記載下來。因此，這樣轉錄出來的即興敘述文本，或稱之為口述文本就是前文所述，在教育學傳記研究中一種重要之陶養歷程（Bildungsprozess）或認同歷程再建構的檔案資料（Marotzki, 1995：72）。

研究對象

由於每位敘述主體生命遭遇經驗的獨特性，每份口述傳記文本會因敘述主體所經歷之事件特性，及其自我觀與世界觀而建構出文本的特性與風格。本研究研究對象是參與「生命口述傳記專題研究」與「教育學傳記研究」課程的學生，且三位學生皆以生命口述傳記取向之研究來完成碩士論文。茲分別簡述如下：

黃心怡，現為博士候選人，於2002年完成碩士論文，該生進入博士班後便持續參與傳記課程討論。謝易霖，現為博士班生及中等學校教師，於2004年完成碩士論文，並多次參與口述傳記課程。黃琬敦，現為幼稚園教師，2005年完成碩士論文，論文書寫期間持續參與口述傳記相關討論。三人皆以敘述訪談作為其論文的資料採集方法。

資料分析

依循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架構，資料分析過程也將分成三個層面進行：

（一）口述文本中敘事結構分析：主要針對文本敘事結構中，「學習之個人經驗」如何被敘說建構，關鍵事件之特徵（包括主體自身與學習環境）及其他可能在口述文本故事層面可以洞察之現象。所提出之理解文本的分析工具，將協助這一層面的分析解讀。

（二）教育學傳記研究學生學習陶養歷程分析：採用參照推論分析法，關注敘述文本訊息處理之脈絡發展，以探究學習者之學習意義世界（Sinnwelten des Lebens）圖像，包括停滯與如何轉化？並探討在哪些學習文化之條件下，參與主體建構出哪些教育學傳記研究之學習意義。

針對語料的解讀分析，本研究選擇兩個在德國傳記研究領域為生命口述傳記分析而發展之方案（一）F. Schuetze 與其學生W.

Kallmeyer於1977年所發展出之理論建構分析方案，（二）R. Kokemohr於1989年所發展之參照推論分析法²。分析方法簡述於下：

（一）針對過程性資料的處理，Schuetze提出兩類協助理解文本的分析工具：（1）理解文本內涵的解讀工具，包括敘述基本視框（Ramenschaltelemente）；文本三結構（敘述、描述與評論）及敘述的認知指示器（Kognitive Indikatoren）之觀察，（2）五個分析操作步驟：文本敘述基本視框規範分析、段落內容的結構描述（Strukturelle Beschreibung）、整體形塑（biographische Gesamtformung）、知識分析（Wissensanalyse）及個案間對照比較（konstrastive Vergleich）。Schuetze強調每一步驟的漸進性及不可省略性，他說：「如果沒有生命史事件與經驗的視窗，研究者是不可能對生命承載者所提出之自身理論之知識內容有所理解。」（Schuetze, 1983：287）所以生命知識的理解與詮釋，仍是奠基於前面幾個步驟的堆砌。

（二）參照分析關注的是敘述者在建構背景脈絡時如何處理問題訊息，Kokemohr將敘述文本中的語言現象視之為情態化觸媒（modalisierungsferment），將其定義為文本的不確定性（Unbestimmtheit），諸如文本世界所顯現的省略句、對行為的承載者使用不同的人稱代名詞，與具不確定性的連接詞（如不管如何、也可以說是），交相出現在文本中。口述文本也因著其不確定性，使得文本在時空結構下的與義關係，或是經驗處理一些範疇失去明晰度，顯得不流暢。R. Kokemohr強調從認知資訊處理的觀點，研究文本之不確定性，對於理解認知意義模式之可能的情態、範疇的轉移、互動性的考驗是非常重要的。

為了分析解讀一個敘說者所呈現之意義結構，如前已提 R. Kokemohr 提出兩種參照推論的分析理解形式：遍在式參照推論與獨一式參照推論。簡述於下：

遍在式參照推論（Ubiquitous Inference）

遍在式參照模式中，敘述者所提出之資

² 有關其基本方法論述及實例介紹之翻譯已發表於應用心理研究，第12期，2001冬，25-48。

訊脈絡被想成是一個挨著一個同時存在的狀態，它們似乎具有同樣品質與價值，敘述者可以隨時加以任意處理，而不用區別它們之間範疇的差異。此種情況下，敘述者所建構的這些不同的背景脈絡，就像是存在於同一個層面，相互獨立的世界觀面貌，一個資訊會產生數個相關平行的脈絡。它藉由「然後」的轉換情態語言修辭，以顯現訊息脈絡相互對照的結果。

獨一式參照推論 (Singular Inference)

獨一式參照中，敘述者會選取意義脈絡不相容的兩個背景脈絡，在參照另一個脈絡中來說明現在處理的敘說，如此敘說者可以達成清楚的脈絡對比，並產生特殊理解的過程。其中問題資訊和脈絡會被轉化，兩個不同的脈絡會產生強烈的拉鋸，就在參照張力結構中，文本主體開啟了另一個理解，或使話語浮現一個隱喻，開啟另一個不同的世界、不同的言說。相對於遍在式參照是由一個簡單的時間模式所支配「然後…然後…」，獨一式參照則是被經驗對照的修辭風格所支配「不是這樣…而是…」，它所呈現的是一種世界關聯性間的對立，說明鏈會在一種尋求穩定的狀況中前進，因而引導出新的、個別的或是不受文化洗禮的世界觀。這樣的結構，它提供主體自我認同形成的理解，及社會個體是否在不同參照脈絡下要建構或不建構一個新的世界。轉化存有之意涵也就在突破衝突矛盾中得以開顯。

向生命學習之陶養歷程 (Bildung Process)

1920 年德國精神科學教育學派創建者之一 Spranger 在其「教育學對國民生活的意義」中提出，教育學任務旨在解釋存在的文化真實，它應提出有序的概念化，並經由規範及價值的涉入而形構，其中「Bildung」(教育/陶養)的概念乃為教育的目的及工具(Kruege, 1999: 31)。Bildung 源自德文的動詞 bilden，意指成為某種意象(image)或典型(model)。放置教育學的脈絡中，個體生命的陶養—Bildung，指的是個體主動參與自身之形塑或發展的生成圖像。若更進一步再追本溯源，從 Brothers Grimm 字典來探究 Bildung 的意義，可理解到在拉丁字源下有意象(imago)、

形式(forma)、心靈的教化(cultus animi, humanitas)及形塑(formatio, institutio)等意涵(Brothers Grimm, 1984: 22-23)。在此認識基礎之下，「Bildung」實隱含了一種傳記式生命形塑歷程，是生命主體在參與完成自身的努力下所成就的「我的意象」。教育學工作者若將「傳記研究」作為教育專業探究之學習對象，那麼此一學習活動本身在「Bildung」意念推演下，便形構鋪陳出一條「自我陶養」的道路。本研究三位報導人，亦在參與傳記學習的過程裡，譜出自我陶養的生命樂章。

(一) 順(緣): 走入向我開顯的那扇窗

「論文」作為存有主體學習關於「敘述研究」的起點，心怡讓我們理解一位跨越碩士論文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的研究生，如何在課業學習中深刻體驗到文本解讀策略差異而可能帶來的新探究、新視窗。透過對「文本我」存在樣態的「書寫」，心怡得以看見文本世界中「語詞」在語境中流動的面貌，也使得學習主體由「做分析」到「能進入分析」推演歷程裡湧現其內在的喜悅，進而展延出能自覺自知順其自然的學習興趣。隨著跨入博士研究學程，存有主體依舊帶著那「驚豔」的心態，繼續迎向環境提供的各種學習機緣，且無疑無悔樂在其中的順勢遊走、投入於教育學傳記相關之「課堂」與「研究案」間。「窗」的隱喻連結指涉了學習主體能穿透敘述文本，拓展內在知識視域，呈顯其被「啟蒙」的自我陶養歷程。

(二) 聽: 將他者做為世界的中心來看待

易霖以「過去—現在」相互參照的框架，顯現「我」的轉變，「過去我」在「**世界向自己傾斜**」的視域下指向過去的易霖，乃是一位自我中心主義者，過去的那個我是從我的狀態來認定他者的位置，這個過去的我是一個追求「**強者的形象**」，追求「**知識上的高點**」，居於群體核心的角色，課堂中領受的敘述訪談，一種透過「聽」來採集口述傳記的訪談法，這個工具對易霖而言，乃是那可以引導人去接觸生命的「**法寶**」。在能給予滋養敘說的場域裡，遊走在高等教育學府的課堂與另類學校中等教育實驗班間，敘述開啟的故事流，讓學習主體得以回觀反思「我」從何來，進而理解已然形塑的「我」，一種「可

以用聽的態度去接納他者」的體驗，向學習主體揭露了苦難生命世界的面貌，於是「能聽」外在他者的聲音，轉變了那去我「世界向自己傾斜」的視域，「現在我」已能將他者放置在一個中心的位置。而身為學校教育工作者的現在我，在尊重生命信念的自我要求下，「作為傾聽者」與「認識生命生成」成為師生交往結構中重要的元素。

走在知識典範轉移的學習道路上，對易霖而言，這不僅僅是知識的遭逢，其還含藏生命倫理的規範，需要認真的去探詢。在傲慢與謙卑中，易霖開始探訪上一世代文學作家，去聆聽他們的聲音，為台灣的文學史留下一種「具生命力」，「具教育傳承意涵」的紀錄。

(三) 立：來自他者的加持

碩士學位的獲得，總離不開論文的完成，然而，論文作為該階段之總結性成果，從其展延而出的學習歷程，卻因人而異；透過本敘說主體談論其碩士的學習經歷，恰恰開顯出一段連結了主體站在當下處境，回顧過往論文書寫歷程，而確立未來職業選取的傳記性陶養歷程。

如同多數的研究生，琬敦碩士論文的學習，是透過「跟」著指導教授，並參與其課堂逐漸建立起關於完成論文所需的知能，於是在通篇「我覺得」所鋪陳出的敘述流下，開啟主體敘說論文書寫過程中，所感知到的種種體驗與體會。有別於一般研究生單打獨鬥的情況，敘說者讓我們理解到，同儕的「幫助」成了該門課程有別於其他課學習的另類經驗，「我會覺得就是不太一樣的就是我覺得那那個課不是只有傳授知識呀然後討論一些學術的問題」。論文的完成事實上是通過他者的現身所成就，以一種「互相討論」的模式而彼此獲益。實際交流的討論情境，也顯現在主體詮釋自身與論文文本的關係上，是一種彼此間不斷「對話」的關係：即文本不再是僅供研究的工具，而是如同一個生命體，是可以向其學習的對象。這樣向他者（包括文本中的他者）學習的歷程，給予主體勇氣「選擇」有別於多數人期待之公幼職場，而進入強調心靈成長的宗教相關私幼。學習的道路上，體認到獲得他者幫助而

產生的能力，與書寫過程中所建立的價值觀，根本上呼應了主體之宗教信仰強調「自立立人」的理念，於是，每位研究生畢業所需完成的論文書寫此一平凡歷程，卻在主體傳記學習的他者支持性互動關係中，回歸到主體最深層的宗教關懷，即將所習得的能力用於助人時，成就其不凡的價值。

參考文獻

- 倪鳴香 (2004)。敘述訪談與傳記研究。教育研究月刊，第118期。台北：高等教育出版社，26-31。
- 楊慧林 (2002)。聖言、人言：神學詮釋學。上海：譯文。
- Kokemohr, Rainer (2001)。馮朝霖譯：質性方法中參照推論分析—傳記研究之案例分析。應用心理研究。第12期，25-48。
- Von Humboldt, Wilhelm(2004)。姚小平譯。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北京：商務印書館。
- Baacke, Dieter (1993). Biographie: Soziale Handlung, Textstruktur und Geschichten über Identität. In: Dieter Baacke & Theodor Schulze : *Aus Geschichten lernen*. Weinheim & München: Juventa Verlag.
- Dilthey, Wilhelm (1961). Der Aufbau der geistlichen Welt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1905-1910). *Gesammelte Schriften*, Bd.VII. Stuttgart/Goettingen 79-188.
- Ecarius, Jutta (1998). Biographie, Lernen und Gesellschaft: Erziehungswissenschaftliche Ueberlegung zu biographischem Lernen in sozialen Kontext. In: Bohnsack & Marotzki, Winfried (Hrsg.) *Biographieforschung und Kulturanalyse*. Opladen: Leske + Budrich, 129-151.
- Giele, Janet Z. & Elder Jr. Glen H. (1998). *Methods of Life Course Researc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California: Sage.

- Grimm, J. and W. (1984). *Deutsches Wörterbuch*. Frankfurt am Main: Deutscher Taschenbuch.
- Hermanns, Harry (1984). Interview, narratives. In: Lenzen, D. (Hrsg.): *Enzyklopädie Erziehungswissenschaft. Bd.2. Methoden der Erziehungs- und Bildungsforschung*. Stuttgart. 421-426.
- Krueger, Heinz-Hermann (1999). Erziehungswissenschaftliche Biographieforschung. In: Krueger, Heinz-Hermann & Winfried Marotzki (Hrsg.): *Handbuch Erziehungswissenschaftliche Biographieforschung*. Oplanden. : Leske & Budrich. 14-32.
- Lamnek, Siegfried (1995).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Bd. 2, Methoden und Techniken*. Weinheim: Beltz. (1. Auflage 1988; 3. Auflage)
- Marotzki, Winfried (1995). Forschungsmethoden der erziehungswissenschaftlichen Biographieforschung. In: Heinz-Hermann Krueger & Winfried Marotzki (Hrsg.): *Erziehungswissenschaftliche Biographieforschung*. Opladen : Leske & Budrich., 55-89.
- Marotzki, Winfried (1999). Forschungsmethoden und –methodologie der Erziehungswissenschaftlichen Biographieforschung. In: Heinz-Hermann Krueger & Winfried Marotzki (Hrsg.), *Handbuch erziehungswissenschaftliche Biographieforschung*. Opladen: Leske & Budrich. 109-133.
- Schuetze, Fritz (1983). Biographieforschung und narratives Interview. In: *Neue Praxis*, 3, 283-293.
- Schuetze, Fritz (1987). Das narrative Interview in *Interaktionsfeldstudien: erzähltheoretische Grundlagen: Teil I: Merkmale von Alltagserzählungen und was wir mit ihrer Hilfe erkennen können*. Studienbrief der Fernuniversität Hagen.
- Schulze, Theodor (1993). Biographisch Orientierte Pädagogik. In Dieter Baacke & Schulze, Theodor. *Aus Geschichten Lernen*. Weinheim & München: Juventa Verlag.
- Schulze, Theodor (1999). Erziehungswissenschaftliche Biographieforschung: Anfänge – Fortschritte – Ausblicke. In: Krueger, Heinz-Hermann & Winfried Marotzki (Hg.): *Handbuch Erziehungswissenschaftliche Biographieforschung*. Oplanden : Leske & Budrich. 34-55.

可供推廣之研發成果資料表

 可申請專利

 可技術移轉

日期：__年__月__日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敘述文本分析與生命陶養之探究—教育學傳記研究之詮釋取向 計畫主持人：倪鳴香 計畫編號：NSC95-2413-H-004-021 學門領域：教育哲學
技術/創作名稱	敘述訪談文本轉錄範例(CD)
發明人/創作人	張瓊文、張煜麟、黃心怡、廖志恒、林靜如、王雅惠、謝明倫
技術說明	中文： 鑑於「敘述訪談法」(Narrative Interview) 在台灣教育學與心理學傳記研究中逐漸被廣泛使用，為了讓研究社群間能長期累積「訪談文本」，彼此分享，因此我們建立記錄歸範，並書寫成使用說明及建構電腦輸入工具，以方便口述語言文字化過程中會遭遇到的語音定格為文字時的格式以及用字之不確定困境。
	英文：
可利用之產業及可開發之產品	語音口述內容轉為文字化時，皆為適用之範圍
技術特點	本範例運用 work 軟體的巨集功能設計，範例檔內容分為：格式介紹、封面、代碼說明表、轉錄稿內容、代名表、受訪者基本資料表等 5 部分，共計 7 頁；轉錄者可參酌自己研究的需求，修改樣式檔的內容輸入相關資訊。
推廣及運用的價值	目前敘述訪談話語轉錄成文本之規範是依研究者自己喜好而訂定，尚未有系統性統一之參考架構，實有必要建立中文語料轉錄之基本參照規範。除辨識常見語音表述之外，我們建立的記錄規範、使用說明及電腦輸入工具，以因應口述傳記研究社群的逐漸擴張，使研究社群相互間透過該同一性的轉錄規範而得以溝通，共同推動口述傳記文本的累積也才有其正當性及有效性。

※ 1. 每項研發成果請填寫一式二份，一份隨成果報告送繳本會，一份送 貴單位研發成果推廣單位（如技術移轉中心）。

※ 2. 本項研發成果若尚未申請專利，請勿揭露可申請專利之主要內容。

※ 3. 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使用。